

阿拉伯国家对以政策的民族主义诠释

□赵克仁

[摘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不承认到承认、从承认到和解的过程。笔者试图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此演变加以诠释。

[关键词]阿拉伯国家;以色列政策;民族主义;诠释

[作者简介]赵克仁,教授、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不承认到承认、从承认到和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始终是影响这一演变的重要因素,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重视不够。笔者试图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此演变加以诠释。

以色列是根据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成立的。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的决议》(第181号决议)。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最迟在1948年8月1日前结束。委任统治结束后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阿拉伯国和耶路撒冷国际共管政权。在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期间,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比较浓厚,他们在联大表决中一致投了反对票。1947年12月,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七国政府首脑在开罗集会,商讨对策。各国一致声明,阿拉伯人“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并且遵照真主的意旨,决战到最后胜利”。^①随着英国军队的逐步撤出和巴勒斯坦人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流血冲突的不断加剧,阿拉伯各国主张出兵拯救巴勒斯坦的呼声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在参战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1948年4月10日到12日,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开罗聚会,商讨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进入巴勒斯坦作战问题。外约旦国

王阿卜杜拉声称:“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是一个整体,因为巴勒斯坦是这个国家的沿海部分,而外约旦是其内陆部分”。^②因而在派遣正规军问题上表现的最热心和最积极,其目的是为了把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归巴勒斯坦人建国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王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派代表在1947年和1948年两次秘密地与约旦接触,阿卜杜拉私下表示可以接受分治决议。^③而埃及把阿拉伯军队进入巴勒斯坦作战的行动看作是权宜之计。并认为巴勒斯坦解放后将回到其居民手中,由他们来选择自己的政府。约旦与埃及在参战目的上的矛盾虽然由于大敌当前而暂时搁置起来,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矛盾显露出来,并影响到战争的结局。在派遣正规军问题上埃及表现得犹豫不决。埃及政府既想承担自己的阿拉伯盟主责任,又不愿损害埃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这种矛盾心理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发生冲突的实际表现,它说明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影响到埃及政府的对外政策。埃及当局三心二意的参战决定,使埃及军队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争,其结果被以色列击败是必然的。

1952年埃及7月革命胜利后,纳赛尔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取得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胜利。纳赛尔的思想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在阿拉伯国家盛行一时。“六·五战争”结束后,纳

赛尔现实地把收复西奈半岛作为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为了协调阿拉伯各国的立场,在苏丹政府的努力下,1967年8月29日到9月1日在喀土穆召开了阿拉伯联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会上阿拉伯各国首脑呼吁,全体阿拉伯人团结起来,采用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收复阿拉伯被占领土,消除以色列侵略造成的恶果。会上一致通过了对以色列的所谓“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不谈判、不媾和。^④会上,沙特、科威特和利比亚三个重要的产油国慷慨解囊,向遭到战争损失最大的埃及和约旦每年分别提供2.8亿美元和1亿美元的财政援助。^⑤尽管如此,在这次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内部已发生分化,一些国家包括埃及已把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

阿拉伯国家对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态度已能部分地说明问题。1967年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解决中东问题的242号决议,其核心内容是“以色列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的领土”、“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⑥前者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在1948年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抛弃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后者意味着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这是一个明显偏向以色列的决议。该决议公布后,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表示坚决反对。埃及和约旦由于在“六·五战争”中损失惨重,不愿再次卷入战争,纳赛尔在该决议公布的次日就宣布予以接受,约旦随后也表示接受。埃及和约旦宣布接受242号决议,明显的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这便违背了喀土穆会议上制定的“三不政策”,使阿拉伯世界重新产生了裂痕。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等石油生产国,既不反对242号决议,也不表示接受。^⑦

埃及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与以色列单独媾和。陪同萨达特一同访问耶路撒冷的加利在回忆录中写到:“萨达特最大的目标,我很

清楚,就是要拿回原属于埃及的领土——西奈半岛。其他一切事情都是第二位的。”萨达特认为,只要埃及领土置于以色列占领下,埃及就不能够担负起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重任。”^⑧在萨达特的心目中埃及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埃及的国家民族主义已经高于巴勒斯坦事业和阿拉伯的共同利益。^⑨埃以单独媾和为埃及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但埃以单独媾和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面临着被以色列欺压的危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

在埃以单独媾和后,虽然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感情纽带仍然把埃及和阿拉伯世界联在一起。面对以色列接二连三地欺压其他阿拉伯人而埃及政府只能爱莫能助的袖手旁观的尴尬处境,许多埃及人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然而,对其他阿拉伯人的同情和对以色列的憎恶并没有使埃及再次卷入阿以冲突。经过几十年战争风雨的洗礼,萨达特和他的继任者穆巴拉克都懂得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可贵,哪怕这种和平是极其脆弱的“冷和平”。穆巴拉克拒绝了“拒绝阵线”给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设置的先决条件,即埃及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废除埃以和平条约。穆巴拉克不愿在国家利益这个原则问题上做交易,他宁愿埃及继续留在阿拉伯世界之外。穆巴拉克相信埃及的和平政策不是一时的战术选择,而是长远的战略方针,和平不仅有利于埃及自身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中东所有国家的利益。^⑩

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信奉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有过辉煌过去,他们也梦想能有一天重现昔日的辉煌,从内心他们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任何一个有抱负的阿拉伯领导人都会高举反以大旗;但是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又分成20多个国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所以国家民族主义也

是每一个主权国家信奉的主要原则。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中东政治实践中,只有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相一致的时候,阿拉伯世界才能言行一致,而当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利益发生冲突或矛盾的时候,一些阿拉伯国家把国家利益放在了阿拉伯的共同利益之上,即本国的民族主义第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第二。这正是阿拉伯国家在反以斗争中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

失败迫使一些阿拉伯国家更加现实地估价它们自己的能力及其对手的力量。1967年战争后,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愿意放弃军事选择或者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然而在阿拉伯人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阿拉伯人不能不对它们公开宣布的目标提出质疑:消灭以色列是否仍然可能?1967年战败和后来1973年战争的失利,以及以色列在质量上的优势,迫使阿拉伯国家降低它们的要求,并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把可能性和愿望区分开来。对一些阿拉伯国家来说,争论的问题已不再是以色列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论点,而是有关它的边界的性质。

对阿拉伯国家来说,“六·五战争”后的20多年中经历了一个承认新现实的痛苦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一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开始处理它们的“以色列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阿拉伯国家愿意或者能够像萨达特那样去实现和平,但无疑,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政治态度已渐渐开始软化。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便是一个例证。1967年喀土穆会议采纳了对以色列的“三不政策”;1973年的阿尔及尔首脑会议公报包含了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的微弱支持;而1982年的非斯首脑会议决议则表示承认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

上世纪90年代初中东和平进程在美国的斡旋下再次启动。马德里和会上,阿拉伯国家制定了步步为营,合纵突破的和谈方针,但不久就被美、以分化瓦解。美以利用的正是阿拉

伯国家的这一弱点。叙利亚当初所谋求的阿拉伯国家和衷共济,不同以色列单独媾和,以期加重谈判筹码一举实现全面解决的战略,不久就化为泡影。

二战后,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实践逐渐在阿拉伯世界居于支配地位。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仍对阿拉伯人产生重大影响,但与国家民族主义相比则退居次要地位。^⑩

注释:

① 伊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② Charles D.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③ Charles D.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④ “no talks, no recognition, no peace”, See Amr G. E. Sabet, “The peace Process and the Politic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08, No. 4, Summer 1998, p7.

⑤ A. I. Dawisha *Egypt in the Arab World, the Elemen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1976.

⑥ George J. Tomeh ed,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on Palestine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Volume: 1947 ~ 1974,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Washington, D. C. 1975.

⑦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992, 38th Edition,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 Limited, 1991.

⑧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著《埃及通向耶路撒冷之路》,张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⑨ See Amos Perlmutter, “A Race against Time: The Egyptian - Israeli Negotiations over the Future of Palestine”, *Foreign Affairs*, Vol. 57, No. 5, summer 1979.

⑩ Boutros Ghali “The Foreign Policy of Egypt in the Post - Sadat Era”,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2. Vol. 60, No. 4